

中国女明星 在国外

傅溪鹏
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文明星

在中国人



中国女明星 在国外

傅溪鹏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女明星在国外/傅溪鹏著. 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1996.10

ISBN 7-5059-2476-1

I. 中... I. 傅...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N. I2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5229 号

中国女明星在国外

傅溪鹏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.125 印张 2 插页 194 千字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数

ISBN 7-5059-2476-1 定价:12.90 元
I · 1825

目 录

张瑜，美国苦读.....	(1)
苏小明在巴黎	(87)
张暴默的欧美之行	(163)
与刘晓庆的十二年交往	(205)

张瑜，美国苦读……

细细久久地凝视探究张瑜，会从她那张端庄秀丽的脸庞上，从那黑亮明媚的大眼睛里，读出一种游离不定难以捉摸的成熟，矜持，忧郁，沉重……

这样的眼神会告诉你什么呢？

步履的艰辛？

人生的坎坷？

事业的不易？

情感的失落？

……

时而陷入沉思，时而侃侃而谈……张瑜思绪万千，断断续续地叙述了在美国的五年苦读，寂寞；在台湾三年辉煌又劳累的拍片生活；及至重返故土再上银幕的辛酸苦辣……

刚一按响门铃，单元门立时打开。一张热情熟悉的笑脸出现在眼前。张瑜早已等候着。虽是大明星，却是那样地守时讲信用。

酷暑炎热的午间，人们都在小憩，张瑜却在紧张地接受我的采访。

从1993年秋天应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之约，到北京开

拍新片以来，张瑜一直是步履不定身不由己，几次约谈，均难以兑现。好不容易敲定春节休假的初二采访，又因接到突击任务，赶飞香港。一推再推，拖延了近半年，到了夏天，才如愿见了面，才开始进行这一次艰苦的采访……

出国，为了读书深造， 不是赶“出国潮”

旧金山。国际机场。

1985年11月2日凌晨2时。机场四处笼罩着浓重的晨雾。

从东半球中国上海航空港飞来的班机，徐徐降落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这个西部沿海最繁华的大都市。

心情沉重的张瑜，缓步走出机舱门。轻轻踏上这梦中陌生的土地。抬头凝望这异国他乡的苍穹……

湛蓝辽阔的天际，茫茫一片。

五味俱全的心海，茫茫一片。

长途飞行的轰轰耳鸣声，依然没有消失。

乡土上海的一切，依然闪现在眼前。

她好象还坐在微微颠簸的机舱里。

她好象还飘浮在云海起伏的天空中……

金鸡奖、百花奖、文化部奖、文汇报奖的耀眼光环，突然罩在年轻影星张瑜的头顶上。一年中，同时获得电影界政府与民间的四个大奖，在她那一代的年轻电影演员中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。

她毫无思想准备。她感到茫然。从而也引起了她的许多

深思……

前面的路，怎样继续走？

沉湎于奖杯中、鲜花中、掌声中、赞扬中，陶醉下去？

强迫自己，冷静下来，好好反省，寻找不足，探索开拓，更上一个台阶，更上一层楼？

苦闷、忧郁，不时袭击着张瑜那扇微妙莫测的心扉……太多太多的鲜花与掌声，也会叫她厌倦、烦恼……

她必须去开辟新的天地，去拓展新的视野……

对张瑜、刘晓庆……她（他）们那一代成长成名起来的年轻电影演员，电影界的老一辈艺术家常有一些真诚的关心：“你们虽然出名了，成为明星了，可是你们各方面的修养还远远不够，文学艺术底子还很薄……”

怎样填补不足，打下坚实的基础，以便明天能够盖起更高的大厦？当然只有一条路，不断地学习，再学习。在生活中学，在艺术实践中学，在学院里学。而对这些年轻明星来说，进到专业学院去系统地学习表演艺术理论等课程，似乎是更为迫切些……

北京电影学院院长谢飞来看望张瑜。张瑜坦诚地倾诉了她的心事。

“我们的这些所谓明星大多没有进过大学的校门，很想继续读书。”张瑜恳切地说，“你们电影学院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条件？”

“这个，当然不是不可能的。”谢院长果断地回答。

“例如，办一个明星培训班……”张瑜建议道，“我们这

些年轻演员，像郭凯敏、黄晓雷、赵静等，都希望继续去念书。”

“我们一定研究这个问题。这个想法，其他的年轻演员和老一辈艺术家也提起过……”

过了一段时间，张瑜遇到谢飞院长时，又进行了一次更为深入的对话。

“上回我提起的那件事，好象真的能成了？”张瑜问。

“已经在筹办。”谢院长说。

“你认为，我们去电影学院学习，能学到些什么呢？”

“你们已经演过不少戏，已经成名了。作为电影学院，现在的师资力量还不是很理想很充足，要教你们这些明星，我觉得还有些困难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你是真想学？还是为了要一张文凭？”

“我是当真的。我很想继续念书，深造自己，根本就沒去想什么文凭那件事！”

“那好，这就要另寻出路啦。最好能到国外深造。”谢院长详细地分析了两个选择各自的利弊，“在国内电影学院读书，可以拿到大专文凭，给你们多看一些外国影片，帮助你们提高水平。但是，再深一步就没有了，不可能了。读硕士、学士学位就没有了……表演艺术是一门很深的学问，在一般环境条件下是学不到的，学不多的……国外的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等，比我们优越很多……”

“你说得很有道理。你的话，很符合我的心理状态。你道出了我的追求所在……”

经过与谢飞院长的两次交谈，张瑜初步决定到美国去深

造。

好长一段时间，她房屋里不断堆放着送来的许多电影脚本，怎么也找不出她满意的好本子。她觉得，没有好本子，又不进一步提高表演水平，就没有什么前途了……这个现实，更为促使她下决心出国深造。

当然，出国与否的利弊，对张瑜这个正当大红大紫的年轻明星来说，不能不说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。有时，自己的心态也会处于十分矛盾的境地。

出国深造，可以去开辟新的路子，能够获取新的知识，学到更多的才干，更好地提高自己。出国读书会得到很多很多。

还有，一种成为名人后带来的苦恼束缚，一直在折磨着她：她不自由了，不能像普通平凡百姓那样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到哪儿就到哪儿……有时，她和她哥哥上街逛逛商场，便会有人围观、议论，猜说她和男朋友上街了……等等。她多么想摆脱人们的视线，到一个安静的环境，好好去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。出国，静下心来读书，就可达到这个目的。

然而，与此同时，她也会失去很多很多，会没有掌声，没有赞扬，没有鲜花，从一个被人们捧着拥着的明星，变成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；从热闹到寂寞冷静，也就是意味着事业将暂时停顿下来……还有，刚刚结婚两年左右的小家庭是否经得起分离的考验？甚至会不会变异……

张瑜反复地衡量了深浅得失……

她毅然下了决心，走！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去，激流勇退地舍弃了一般人不可能丢下的那种“大红大紫”的荣誉……

她只有一个目的，到美国去读书，去深造。

喜爱读书，是张瑜从小就养成的嗜好。

张瑜 1957 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。父母亲祖籍山东肥城县，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退役后，在上海工作。张瑜读书时，父亲是一个工厂的厂长，母亲是一个医院的党委书记。

父母忙于自己的工作，很少有时间精力来关照他们的孩子。张瑜的大姨从山东来到上海，帮助照看家务和孩子们。张瑜多半是大姨带大的。他们家生活简朴，要求很低，这就养成了张瑜后来生活简朴随意的习惯。

上小学时，张瑜看了一本连环画《我的童年》，是俄国大文豪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改编的。故事里的情节和人物留给她深刻的印象……小主人公对知识的渴求，对她起了极大的影响……

张瑜特别崇拜有学问的人，崇拜戴眼镜的人，她认为眼镜里有很多学问……

张瑜更喜爱读书了，更渴求知识了。

“你长大后想做什么？”有人问小张瑜。

“当作家。做个大学问家！”她大言不惭地回答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她家住在上海常乐路。那一带住着许多富人，有过去旧社会的资本家，有高级知识分子。那时，从外地（大概是北京）串连来的红卫兵，今天斗这个，明天批那个；今天抄这一家，明天抄那一家的。张瑜的哥哥也加入了红卫兵，有时也跟人家去抄家（那时张瑜家还没有受到冲击。后来，她父母也被批斗了）。

哥哥也喜欢读书。抄家时，搬回来了一些书。张瑜看了很高兴，从中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，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。

那时，外面街上到处在造反，学校停课闹革命。父母怕孩子们出事，严加看管，不让外出上街。张瑜被关在家里，没有更多别的事可做，自然就更迷恋于书本。

但是，父亲是不大赞同她多看课外书的。

每到夜晚，张瑜仍然在台灯下抱着一本小说，不肯放手。

“快关灯，睡觉啦！”父亲经常在门外这样吆喝着。

“是，关了。”张瑜急忙拿起枕巾盖在灯罩上，把灯光遮住了。

“睡下了吗？”

“睡下了。”

张瑜入迷地看着小说，被故事里的人物吸引住了，为她（他）的命运担心，牵肠挂肚；为她（他）感叹，流泪，欢呼，叫好……

突然，闻到一股焦味。坏了，枕巾烤焦了……

几乎夜夜如此。

张瑜也不知烧坏了多少条枕巾了……

她从书本里看到了新天地，读到了许多新的生活，认识了许多活生生的人，懂得了许多人生哲理，长了许许多多的知识……

她特别喜欢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。

她遍读了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、《复活》、《三剑客》等许多西方名著。也读了当时流行的《第二次握手》等手抄本。

她对文学作品入迷得不能自制。上课时，课桌上摆着课本，可桌子下面是一本小说……

老师一发现张瑜的“秘密”，便会走过来重重地用手指头

敲一敲她的脑壳，制止她。可她依旧“屡教不改”……

每学期，在成绩单上老师的评语总是：“上课不专心，爱做小动作，看课外书……”

虽然，张瑜的学习成绩从来是很好的，大部分是“A”，可老师对她的课堂表现总是不满意的。直到后来她成名后，老师见到她时仍然会逗乐地揭一下她的这个“短处”……

张瑜对中国的古典小说也是十分喜爱的，从读小学时起，便囫圇吞枣地读了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。尤其是《红楼梦》，她懵懵懂懂地不知读了多少遍了……

后来，极“左”的气氛淡些，开始允许出版一些外国名著了。一听到书店在卖外国文学作品，张瑜便跑去排队。她带着一只小板凳，排队排了两个通宵，用尽她平时积存下来的零花钱，背回来一大旅行袋西方文学名著。她爱书如命，把每本书都包得工工整整的，并在扉页上写下购书的时间。后来，当她出国留学回来，在自己小房间里把收藏的那些心爱的小说找出来翻阅，看到了亲笔所写的“购于某年某月”的字样时，感慨不已，心中不免涌起了一股热流，脑际里清晰地浮现出当时买书的情景……

读中学时，张瑜便极为喜欢英语课。她还时常收听英语广播。

“你要好好学你的功课，不要尽听收音机，白白浪费时间。”不明真相的父亲，有时会以为她在听音乐。

“我是在听英语广播。”女儿连忙解释。

她自学英语，这对她后来到美国留学也是有些帮助的。

在学校里，张瑜是文娱体育尖子。画画方面也有天赋。体操，游泳，篮球，乒乓球，许多体育项目的水平她都十分突

出。她是区少体校的学员。每回学校表演节目，她不是跳舞，就是唱歌，是演出队的骨干演员。她还是学校红卫兵团的文体干部。但因为她不爱开会，每次开会总是迟到或逃会，被开除过好多次（每回，开除她后，工宣队就叫她做检讨。检讨过了，再让她“官复原职”）。

不过，她当过几任班长，就没有被撤职过。

她个性倔强，敢说敢做，敢做敢当，凡事洒脱得很。她热心公益活动，热爱社会工作，乐于助人，在同学中很有人缘。

长大成为名人后，学校的老师见到她时，说道：“张瑜这个女孩子，和一般女孩子不一样。张瑜这个人一辈子潇洒得不得了！”

不错，张瑜从小就爱随心所欲，我行我素。

有一回暑假的返校日。一进学校门，便听说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刘琼和向梅来学校招收小演员。

“我想去考考看。”一位爱演戏的要好的女同学对张瑜说，“你陪我去好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张瑜爽快地答应了。

对当演员的事，张瑜从来没想过，也不感兴趣。

张瑜穿着打扮很是一般，扎着小辫子，着普通衬衣，还穿一条落伍的中式裤子，脚上穿一双旧塑料凉鞋，满脚汗臭泥黑，看上去有些“邋遢”……

她脚上的塑料凉鞋“嘎吱嘎吱”地响着，跟在女同学身后走进了“考场”。

应考的学生，一个个被点名叫上去表演了一番。张瑜安静地站在旁边看热闹。

“喂，你也来试试好吗？”刘琼突然发现了张瑜。他觉得这个女孩子不一般，很有气质。

“我？”张瑜一愣，瞪大了一双眼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行吗？”

“试试嘛。”

“表演什么呢？”张瑜从小遇事胆子大，并不惊慌。

“什么都可以。”

“好。我跳个舞吧。”

张瑜轻松地跳了当时最流行的小舞蹈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，博得了阵阵掌声。

“好！你再做个小品。”

张瑜随意地编了个小故事，自然地表演了小品。

接着，她又念了一篇文章，朗诵得甚为出色。

刘琼和向梅的脸上挂满了笑容，频频点头，向张瑜招手。

考后，什么都忘了。张瑜根本没去想当演员的事。

不料，过了些日子，接到了电影厂的通知，要她到徐家汇的“影棚”去试镜头。别的女同学都落榜了。

张瑜并不激动，抱着两可的心态去了。她从小就有不辨方向不认路的“毛病”。一上公共汽车，便坐反了方向。她多花了一倍的时间，才赶到影棚。

一试镜头，便被留了下来，在《一分之争》影片里扮演了一个小女孩。

接着几年，张瑜便一边念书一边拍影片。先后拍了《春苗》、《庐山恋》、《小街》、《知音》、《青春》、《啊，摇篮》、《巴山夜雨》、《雷雨》、《明姑娘》、《清水湾，淡水湾》等等许

多观众喜爱的影片。尽管她的父母反对她拍片，希望她好好上学读书。但因为她已经爱上了表演艺术，并不听人劝。父母也没辙，阻挡不了她。不过，父母要她读书深造的心愿，从来是符合她的内心追求的。她虽然在拍片，但她的心里时时没有忘记将来一定要去深造继续读书的追求……

张瑜决定出国留学的报告打上去了。上海市的领导十分重视，没有做什么决定，便把报告转送到国务院文化部。

文化部下达指示，说张瑜是年轻有为的优秀演员，是电影界的希望，是国宝，不能同意她出国，希望上海市做工作。

“我们也不愿意你离开祖国。中国电影需要你，中国观众需要你，上海人民需要你。”上海市领导竭力劝阻张瑜出国留学，“你是国宝”。

“什么国宝呀？熊猫才是国宝！”张瑜听了文化部这个精神，心中好生不高兴，“我一定要走！”

对于“国宝”这个提法，张瑜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。她对于自己的获奖是漫不经心的。当她后来获准出国留学的前夕，有人提出要看她的“金鸡奖”与“百花奖”的两个奖杯时，她说：“不知放在哪儿了。”

一般人有了成就有了奖杯奖状时，总要把它们摆放在屋里最醒目的地方。可张瑜却糊里糊涂地把两个高贵的奖杯塞到自己的床下去了，而且把它们忘却了。当父母亲好不容易把两只奖杯从床底下翻出来时，它们已经是锈迹斑斑了。本来金光闪闪的黄金色，暗然无光了，如同“出土文物”。父母把奖杯上的锈迹擦一擦，张瑜却幽默地说：“不要擦了。这样留着挺好，像个老古董！”

“我一定要出国去读书。”张瑜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找领导磨嘴皮子，“你们不同意也得同意！”

“我们理解你的心情。可你也应理解我们观众和国家对你寄予的期望。”

“即使我不走，现在也没有什么好本子可以演。”张瑜开始冷静下来，“我的心里很不平静……”

“你好好留下来再演几年戏吧。总会有好本子的……”

“那不行！我不能这样等下去。我要去留学深造。我不想再当演员了。我想去学电影制作学问。将来，我想自己当制片人……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张瑜的出国申请暂被搁浅了。

可她绝不甘心放弃她的这个追求。她到处搬兵，到处游说，希望有关领导理解她，支持她。

“你们总不能光用人，而不培养人才。”张瑜据理力争，“你们必须给我们年轻演员有深造的机会……况且，我出国去学习，是为了艺术，为了事业。学成后，我会回到自己的祖国，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。”

当时的上海副市长黄菊同志（现在是上海市市长）极为理解张瑜的追求。他支持她出国留学。他作为普通观众，也是张瑜的影迷，他还请张瑜为他签过名哩。

黄菊副市长先做了上海市的工作，又做通了文化部的工作，终于让张瑜顺利地办了出国手续，顺利地登上了飞往旧金山的班机……